

《紅樓夢》二門與後門的空間文化

陳立庭*

摘要

《紅樓夢》中的二門與後門皆具備「庇護」與「通道」的雙重特質，它們區隔內外、女男、尊卑、主子與下人的空間，並作為兩個空間之間的媒介，阻擋了外在的侵擾，保護並維持內在空間的秩序。作為守護屋宅內院的關卡，二門嚴謹的庇護內在空間，相對的，後門則具有較大的彈性與寬容，允許人情與上下的流通，其通道的性質更為鮮明。

本文以《紅樓夢》的二門與後門為考察核心，探討這兩個空間的實際位置以及隱含的意義。對於賈府這樣的鐘鳴鼎食之家而言，二門與後門的庇護功能都不可輕易破壞，當門失去了保護的功能，外界力量便會趁虛而入，動搖賈府與大觀園的內部秩序與純淨。從《紅樓夢》二門與後門空間所發生的事件，可以注意到賈府的問題來源出自於內部，此一大家族之所以最終走向衰敗，事實上都是有跡可循。

關鍵詞：紅樓夢、空間、門

* 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班。

一、前言

《紅樓夢》一書對於物質的描寫細膩而豐富，使讀者觀之，種種物品如在眼前，而建築便是其中之一。賈府的建築有重重之門，在諸門開闔、人物流通之際，鋪陳出一段段情節。綜覽《紅樓夢》中賈府之門，諸如大門、二門、後門、院門等，各門雖位於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禮法規範，然而「庇護」與「通道」則是各門皆具備的重要功能與意義。

門作為建築物中的重要部件之一，意義相當複雜。¹中國古代建築依禮而制，建築物的位置安排、形式、裝飾等，皆有一定的範式。因此，與門相關的種種問題，諸如：應設於何地、形式應該如何、開關與人員的出入限制等，皆有禮法根據，不同的門便有不同功能與屬性。當空間被一分為二，區分出內外、尊卑、男女，門便是溝通兩個空間的出入口，然而門在具備「通道」特性的同時，亦兼含「庇護」的功能。以宗教的空間為例，如伊里亞德所言，門與門檻既是一個空間通往另一個空間的通道，乃神聖與世俗空間流通，另一方面，門檻擁有特殊的守護力量，禁止罪惡向內侵犯，具備宗教意義。²儘管普通、世俗的住宅未具有宗教的意義，但普通住宅的門，一樣能夠阻隔外部及陌生者的入侵，分隔內部與外部的空間，同時又是兩個空間溝通的重要媒介與通道。

因此，無論是宗教空間或是世俗住宅空間，門都具有「通道」與「庇護」兩個重要的功能與意義。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指出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建立了兩個世界，第一是大觀園所代表的理想世界，第二是大觀園以外的現實世界。兩個世界並非互不往來，而是具備動態關係，並且採取一種確定的方向——也就是理想世界必然走向真實世界的骯髒與毀滅。³在這樣的觀點之下，可進一步探究的是：實際空間裡，門乃是溝通的媒介，那麼當賈府內外空間互動與流通之時，門如何產生作用與意義？雖然門皆具有「通道」與「庇護」之功能，不同門的意義在細微處又有何差異？

¹ 建築的概念不僅限於物質，更牽涉精神層面。如樓慶西所言：「建築，自古以來就具有兩種功能，即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功能。人們建造房屋，用各種建築材料築造成一個物質的構築物，其目的首先是滿足人們生活、生產、工作、休息和娛樂等各方面的需要。……但是，建築同時還具有精神上的功能，人們希望自己的建築還能夠表現出一種精神，還能在建築上反映出自己的理念、追求，能夠達到自己在感官上對美的追求與滿足。」樓慶西：《中國建築的門文化》（鄭州：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7月），頁45。

² 參考（羅馬尼亞）伊里亞德(Mircea Eliade)，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北縣新店市：桂冠，2001年1月），頁75。

³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臺北市：聯經，2017年11月）。

談論到建築物之「門」，首先容易聯想到的便是大門，大門乃是屋宅的門面，乃是明亮與尊嚴的象徵。相對的，二門與後門雖較不易為人注意，然而細細深究，則可以注意到二門與後門具備了深刻的意義。觀察《紅樓夢》一書，二門為區隔內院與外部的重要關卡，成年男性一概不允許輕易進入二門，而內院中的女性亦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是故，當外、內院需要聯絡或發生事件時，小廝、婆子、丫環等下人，便成為傳訊的重要媒介，二門此一空間的複雜性也就凸顯出來。後門相對於二門，具備了高度的容忍性質，不論是身分低微者提供方便之門，或是容許人情的流通，都可看出後門的寬容與彈性。

有關《紅樓夢》空間與建築的研究，樓慶西《中國建築的門文化》以文字及圖片說明北京宮殿與地方住宅的門之形式、規格、裝飾，對於了解古代建築的門有極大的幫助。吳裕成提到不論是大家住宅、或是北京故宮多重門的建築，一方面添加了宅院的層次，使外人自外部不能夠直接窺視內院，另一方面，沿著中軸線設置的門，也具有空間的階段性意義。⁴由於不論是北京宮殿、或是《紅樓夢》的賈府，都是屬於四合院再加以擴建，⁵故以上研究，都有助於中國建築的門與其他物質相關的背景理解。

而《紅樓夢》的空間研究，針對實際空間有完整爬梳者，關華山以還原賈府各建築物位置為目標，考察各建築的實際位置。⁶不過，關華山的研究尚停留於實質空間的研究，未有進一步論述。黎書文則指出賈府建築體現了秩序美、對稱美，而與門相關之禮節、以及在分割空間的功能，概念精神皆來自儒家的禮儀。⁷張世君則觀察到《紅樓夢》中的空間敘事，強過於時間性的敘事，開啟《紅樓夢》空間敘事的系列研究。⁸歐麗娟則關注賈府中的「人為場所」蘊含的空間意義，人情與禮法在此空間以補襯模式一體並存，並指出寧榮府與大觀園共同存在著空間倫理，大觀園最後走向崩潰實乃倫理結構的鬆動所導致。⁹以上

⁴ 吳裕成：《中國的門文化》（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1年1月）。

⁵ 北京故宮的建築形式，屬於擴展後的四合院，可參考劉敦楨的說法：「當一個庭院建築不能滿足需要時，往往會採取縱向擴展、橫向擴展、或縱橫雙向都擴展的方式，構成各種群組建築。……第三種縱橫雙方擴展的群組可以北京明清故宮為典型，就是從大清門經天安門、端門、午門至外朝三殿和內廷三殿，採取院落重疊的縱向擴展，與內廷左右的橫向擴展部分相合，形成為規模巨大的組群。」劉敦楨編：《中國古代建築史》（臺北：明文書局，1990年1月），頁11。

⁶ 關華山：《「紅樓夢」中的建築研究》（臺中市：境與象出版社，1984年5月）。

⁷ 門在紅樓夢中相當講究，例如：大門的開啟只在正規的禮儀或節慶，平常出入只能走角門；門窗分割空間，構成各個院落組群，其中的位置安排都是依循禮制規範而設。此外，賈府建築是典型四合院形制，明確的區分尊卑、長幼、男女、主僕等身分，此亦依禮法而設。參考黎書文〈《紅樓夢》中的建築與中國傳統美學〉，《衡陽師範學院學報》第29卷第1期（2008年2月），頁55-59。

⁸ 參考張世君：〈古典小說敘事的時空意識〉，《暨南學報》第21卷第1期（1999年1月），頁89-99、張世君：〈《紅樓夢》空間敘事的分節〉，《暨南學報》第21卷第6期（1999年11月），頁36-44。

⁹ 參考歐麗娟：〈由屋舍、方位、席次論《紅樓夢》中榮寧府宅的空間文化〉，《思與言》第48卷

三篇研究，皆頗具啟發性，如建築與禮法之間的關係等等，不過對於門的相關論述有可再延伸之處。劉黎瓊、黃雲皓以抽象空間概念，點出《紅樓夢》中的門可通往下一個空間、下一段故事，並以慾望、征服、揭開未知、受挫、退縮和躲避等作為紅樓門的象徵。¹⁰雖是針對門的討論，可惜篇幅稍少，未有深刻、完整的論述。

本文擬進一步的以「門」為考察核心，以前輩學者研究為基礎，探討《紅樓夢》前八十回中賈府二門與後門的功能及意義。¹¹在禮法之下，門限制著人們的出入，以達到庇護的作用，但又因門的流通作用，使門能夠容許部分的失序與混亂。誠如《文化地理學》所述，一些文學作品中的空間是根據禮儀編碼，何時坐臥、何時飲食，皆牽涉到禮儀問題，然而，在空間的縫隙仍可能容許失序、混亂等行為的出現。¹²觀察《紅樓夢》中二門與後門的實際空間位置，以及所代表的倫常禮法，再加以考究在此空間所發生的諸多事件——包含那些打破倫理規則的失序事件，藉此解析後門與二門的空間文化意義，並再次證明大觀園及賈府最終走向衰敗，實際上乃有跡可循。

二、二門——秩序、庇護與破壞

二門乃通往內院之門，在大戶人家中，二門往往會以垂花門的形制設立，¹³樓慶西考察北京四合院建築規格，指出「前院之南與大門並列的一排房屋稱為倒座，之北為帶廊子的牆院，中央有一座垂花門，進門即為住宅內院，這是四合院的中心部分。」¹⁴因此，二門、垂花門是進入內院一道重要的設防，二門內即府中重要的中心內院，是屬於女性的、私密的空間，外人不得擅入。

中國古代的貴族、大戶人家，於廣大的院落起居之時，必須遵守倫常禮法的規範，男女大防便是重要的規範之一，正所謂男女授受不親，因為內外、男女分明，才能夠維持倫理及家庭秩序。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倫常規範根深柢固的影響古代的家庭，而二門正是區隔內外與男女的重要界線。杜正勝考察中

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5-53、歐麗娟：〈論大觀園的空間文化——以屋舍、方位、席次為中心〉，《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3 期（2010 年 9 年），99-134 頁。

¹⁰ 劉黎瓊、黃雲皓：《步步紅樓》（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017 年），頁 232-235。

¹¹ 《紅樓夢》的版本相當複雜，因普遍認為庚辰本是最為接近作者原意的底本，故本文在版本擇定上以庚辰本為研究範圍，並以里仁出版、馮其庸校著《紅樓夢校著》中前八十回為使用材料。

¹² 參考（英）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2003 年），頁 65-66。

¹³ 「這種院內門最常見的就是垂花門。」、「垂花門最主要的特徵是在門的前檐有懸樑挑出，樑頭上有一立柱，但柱不落地，由樑懸空挑起，柱的下端加一木雕花飾，因而取名為垂花門。」樓慶西：《中國建築的門文化》，頁 34-36。

¹⁴ 樓慶西：《中國古建築二十講》（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014 年 4 月），頁 197。

國秦漢以後的住宅不再以堂室作為內外的劃分界線，改以中門——即垂花門、二門為內外界線。即使主要分界線有所移動，男女外內的區分與限制，卻仍延續到秦漢以後的家族，如司馬光《書儀·居家雜儀》中的規範。¹⁵界線的位置可以改動，然而倫常規範不容忽略，尤其對於重視禮法的家族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對於賈府這樣的簪纓世胄而言，二門的「庇護」功能是絕不可破壞、逾越的。

伊里亞德指出，非宗教人士心目中仍舊有獨特的「聖地」，這是一獨特的空間所在。若我們將房屋二門之內的空間比擬為聖地，是整個宅院的中心，那麼，二門就是溝通的開口，連結了中心與外在的世界。透過這個開口，才有一個宇宙通往另一個宇宙的可能。¹⁶然而，也由於二門之內的空間屬於女性的、內部的世界，因此受到嚴格的保護，而二門之外的世界則是與內部對立，屬於外在、他者、未知而模糊的空間。

賈府中的重要院落皆有二門，其中比較常被提到的，有賈母、賈璉與鳳姐、賈赦的院落，以及大觀園的二門。不同於後門高度的彈性與寬容，二門是嚴格的界線，絕不容許有任何逾越，因此，當二門空間發生違背禮法之事時，也會是相當嚴重而難以寬容的事件。

（一） 禮法的秩序與庇護

二門既是重要的禮教防範關卡，也就具備了保護、阻隔的性質。二門之內屬於女性的空間，二門之外則是男性的空間，如前所述，男女大防是世家大族重視的禮法，二門便擔此重任，既維持了秩序，也庇護著居於二門之內的女性與孩子。賈府二門嚴格區分出男女兩個空間，在宴會的場景，往往可以注意到男性都在二門外宴客，女性則在二門內的內院，唯獨未成年男性可以在內外之間自由來去。例如在第十九回賈珍請人唱戲，寶玉來到寧國府：

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和丫鬟、姬妾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枚行令，百般作樂，也不理論，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裏邊去了，故也不問。¹⁷

¹⁵ 杜正勝：〈內外與八方：中國傳統居室空間的倫理觀和宇宙觀〉，《空間、力與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年12月），頁224-234。

¹⁶ 參考（羅馬尼亞）伊里亞德(Mircea Eliade)，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頁74-79。

¹⁷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2月），頁298。本文所用《紅樓夢》引文皆出自此版本。

二門之內，是尤氏、丫環等女眷的世界，二門之外，則是賈珍、賈璉、薛蟠等男性的世界。唯獨如寶玉屬於家族中未成年的男性，才能夠在二門內外自由出入。二門嚴格區分出男女之防，不能輕率逾越，女眷若要送客，也都只能止步於二門，在第三十六回史湘雲回家之時向姐妹們辭別，眾人相送，如黛玉、寶釵等閨中女性，送客最遠也只能夠送至二門前，惟寶玉作為男性，還可以送至二門之外。¹⁸又如寶玉要出門會客時，皆是小廝在二門上通報，再由內院丫環傳報，小廝是不能隨意進入二門以內的。

寶玉能夠隨意出入賈府內外空間的原因，一方面，唯有男性才能夠走出閨閣，來到外面的世界；另一方面，身為男性，也只有未成年之時方能留於閨閣之內。即使寶玉在夢中遊歷太虛幻境後與襲人行雲雨之事，代表著他的性徵成熟，但在心態上，他卻尚未真正的成年，¹⁹不僅如此，從賈母為他安排的住所與婚姻，也可以看出賈家仍舊將寶玉視為未成年的孩子。²⁰直到繡春囊事件爆發，在抄檢大觀園之後，王夫人才強命寶玉在隔年挪出大觀園，²¹直到此時，寶玉兼有閨閣之內外的特殊身分才被打破。

再看三十六回，在賈政因寶玉的「不肖種種」而笞打寶玉後，賈母維護孫兒，故不准寶玉出二門之例：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了，一則打重了，得著實將養幾個月才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才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嬈嬈、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

¹⁸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555。

¹⁹ 程潔：〈賈寶玉的成年禮——以儀式的角度解讀賈寶玉兼談曹雪芹的精神世界〉，《明清小說研究》，總第 90 期，（2008 年 12 月），頁 91-105。

²⁰ 第二十三回賈元春顧念寶玉自小在姊妹叢中長大，因此命寶玉隨眾姊妹們一同搬進大觀園內居住。第二十九回賈母帶著寶玉等人至清虛觀打醮時，張道士曾提起寶玉婚配之事，賈母則言道和尚說寶玉命裏不宜早娶。從這兩項事件，都可以看出在賈母、賈元春等長輩心中，寶玉仍尚未成熟。

²¹ 事實上，早在三十四回、寶玉挨了父親笞打後，襲人就已經提醒王夫人留意寶玉與眾姊妹的男女之防：「襲人連忙回道：『……如今二爺也大了，裏頭姑娘們多，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著也不像大家子的體統。』」王夫人雖贊同襲人之說，然而直到繡春囊事件，王夫人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在七十七回勒令寶玉隔年搬出大觀園：「(王夫人)：『……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併給我仍舊搬出去心淨。』」

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卻每每甘心為諸丫鬟充役，竟也得十分閑消日月。²²

從這段可以看出賈母庇護孫兒的形象，賈母的庇護以二門為界，二門之內正是屬於女性的居處世界，足以讓寶玉與姊妹丫環們安居於此。然而，正是因為賈母的溺愛，這份庇護的力量反而疏離了寶玉與父親賈政的關係，間接導致寶玉性格上的不成熟，如前所述，寶玉不論是本身的心性，或是在長輩眼中，都仍是未成年的孩子。²³

寶玉這種眷戀二門之內的態度，與曼素恩《蘭閨寶錄》中所描述的十八世紀男性精英極為相似：

對於洪亮吉和當時許多傑出的社會批評者來說，在複雜而殘忍的人世間，「閨閣」是一個避風港。精英男子必須日復一日地對抗物質世界的腐敗與墮落（他們經常稱之為「塵世」）；精英婦女則受到保護而無須面對它。相反地，婦女佔據著這個靜止點（still stop），讓男人以它為中心，來建構他們的積極生活。在十八世紀的男人以女性為主題所撰寫的作品中，閨閣的意象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比喻：它是一個能將人世間的憂慮與罪惡並拒於外的超時空國度，以及一個可以讓壓力過重的男人逃避或退隱的處所。對於許多抗拒學術生涯壓力的男人而言，女人似乎是穩定、秩序與純潔等價值的守衛者。閨閣被隔絕在庭院與門廊的後方，深隱於屋宅幽密處，它提供了一個避難所，讓人得以逃離充滿變動、混亂與墮落的世界。²⁴

從這裡能夠看到，二門內外的世界如此截然不同。正是因為二門對於秩序的嚴守，庇護二門內的世界，因此，深藏於二門內的閨閣才能夠維持其穩定、秩序與純潔，不受外界侵擾，成為精英男性逃避外界的避風港。在女性的世界裡，男性能夠逃離二門之外的世界——官場、科舉和政治的傾軋，一如寶玉逃避與士大夫男子接談應酬，眷戀並流連於大觀園的女性世界。

²²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545。

²³ 歐麗娟：〈賈寶玉論〉引用（美）羅伯·布萊《鐵約翰：一本關於男性啟蒙的書》之言，提到寶玉正是屬於失去了父親的「天真的男人」：「確實，寶玉是『沒有父親的』，即使賈政健在，但因為賈母的溺愛孫子以致父權淪喪，正是一位失去光芒、不斷縮小的父親，果然也產生了『像鳥一般』的寶玉——感情豐富、誠懇、有魅力，並且如果把『酒或毒品』改成『女兒之美』，則寶玉恰恰正是『容易上癮』的人，因而被歸類為『情痴情種』。」歐麗娟：《紅樓一夢：賈寶玉與次金釵》（臺北市：聯經，2017年10月），頁 137-138。

²⁴ （美）曼素恩（Susan Mann）：《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臺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2005年11月），頁 130。

（二）消息的傳達與流通

除了區分男女，二門也區分了我們與他者、家人與外人、主子與下人。例如，賈蓉、賈薔是賈璉的晚輩，然而他們與賈璉分屬不同房，並非賈珍院內之人，在第十六回中賈蓉、賈薔來拜訪賈璉和鳳姐，必須在二門通報並等候，獲得院落主人的許可後才能入內：「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裏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才漱了口，平兒捧著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什麼話？快說。』」²⁵另外，下人們來到獨立的院落時，也必須在二門通報，如第七十一回林之孝家的晚間進賈府到鳳姐的院落：

林之孝家的不知有什麼事，此時已經點燈，忙坐車進來，先見鳳姐。至二門上，傳進話去，丫頭們出來說：「奶奶才歇下了。大奶奶在園子裏，叫大娘見了大奶奶就是了。」²⁶

對賈璉夫婦而言，賈蓉等人雖為親戚，卻屬於不同房的晚輩，穿過二門、進入私人領域之前，自然必須先得到主人的允許，更遑論關係更遠的下人們。然而，依據下人身分的差別，有時進入內院時也不必通報：

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來。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因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樣，因順路也來望候。因進入鳳姐院門，二門上的人見是她來，便立身待他進去。²⁷

鴛鴦身為賈母的貼身大丫環，身分與別的丫環不同，有時甚至會代替賈母行事，如第四十二回，賈母因身體不適，便要鴛鴦代替賈母送劉姥姥。²⁸她既然作為賈母的替代者，身分也就不再是單純的下人，因此能夠隨意出入晚輩院落而不必通報。

二門明確地畫分出兩個不同的空間世界，有時，這兩個空間也會形成鮮明的對立狀態，如院內主子們的世界，以及院外下人們的世界，在二門之內，主

²⁵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244。

²⁶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108-1109。

²⁷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122。

²⁸ 鴛鴦身分之重，也展現在席次的禮節上。第七十二回賈璉回到自己院落，「忽見鴛鴦坐在炕上，便煞住腳，笑道……鴛鴦只坐著……賈璉……一面說，一面在椅子上坐下。」賈璉是賈母的晚輩，面對賈母的貼身大丫環鴛鴦，在身分上也矮了一截。有關座位席次的倫理，可參考歐麗娟〈由屋舍、方位、席次論《紅樓夢》中榮寧府宅的空間文化〉（《思與言》，2010 年 3 月），頁 27-33。

子擁有絕對的實權，然而出了二門，主子卻未必能夠控制。在五十五回，探春與李紈代掌大觀園，底下的媳婦們尚未心服，藐視李紈和探春：

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說畢，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語。彼時來回話者不少，都打聽她二人辦事如何：若辦得妥當，大家則安個畏懼之心，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但不畏服，一出二門還要編出許多笑話來取笑。²⁹

吳新登的媳婦因李紈老實、探春年輕而藐視二人，有意測試主子的深淺，在二門之內的大觀園，屬於主子們的世界，較能夠掌控；出了二門，女性主子們受到限制，就屬於下人們的世界，若主子略遜一些，下人們「出二門還要編出許多笑話來取笑」。內外空間的對立，再一次證明了內、外空間的差異，對位於房屋中心的女性主子們而言，二門之外是難以控制、混沌的下人世界，同時，也展現賈府主子們掌管家務時相當不易。

二門既嚴格的區分出內外、男女的空間，當兩個空間需要傳遞訊息時，二門便成為重要的傳遞訊息的管道，在二門當差的小廝、丫環也就成為傳遞訊息的媒介。寶玉因常往二門內院，他的小廝茗煙也就常常出現在二門，通知寶玉外頭發生的事件：

這日一早起來，才梳洗完畢，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鐘，忽見茗煙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作什麼。茗煙道：「秦相公不中用了！」³⁰

正說著，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出園來，只見茗煙在二門前等著，寶玉便問道：「是作什麼？」茗煙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裏就知道了。」³¹

舉凡待人接客、喜慶婚喪，身為大家子弟，寶玉在外有許多應酬，便由小廝傳遞至二門，再由丫環或老婆子傳至內院。空間與人員的概念劃分如下所示：

空間：屋內—二門—屋外

人員：女性、家人—下人—男性、外人

²⁹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855。

³⁰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247。

³¹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412。

空間中的二門，與人員的下人，同樣是傳遞內外消息的重要媒介樞紐。而若更仔細劃分，丫環、老婆子在二門內，小廝則在二門外，從下人的性別，也明顯地看出大族之家中的男女之防無處不在。第六十五回透過興兒之口，讓讀者看見鳳姐院落的二門，小廝是如何當班的：

興兒笑……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這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的人就敢惹。……」³²

一個院落看管二門的小廝，便有八人之多，可見賈府家中的下人們人數之多。而除了瞭解小廝們是如何輪守二門之外，還可以注意的是家族之中，隨處可見權力的競爭，從上層主子們之間的競爭，影響下人們的關係。賈府不僅人口繁多，其中的人際關係及權力相爭，更是無比複雜。

鳳姐掌管榮國府之事，日理萬機，因此在她的院落也就時常有公事上的傳遞，交予她裁奪。諸如賈蓉、林之孝家的都曾來找鳳姐討論公事。而除了公事之外，二門上的消息流通，也可能與私事有關，甚至傳達乃是不經意發生的。在第六十七回，賈璉偷娶尤二姐一事傳入鳳姐耳中，此消息之所以傳至內院，便是通過二門為管道：

這裏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是怎麼聽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裏那小丫頭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裏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咱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呢，叫裏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³³

二門內外的世界雖截然兩分，但也是秘密洩露的管道。作為兩個空間的交會點，在這裡，人員與消息混雜，賈璉原以為王熙鳳身居內院，難以知道院外、府外的事，殊不知由於二門位處兩個空間之間，消息便由此處流通。從這一案例，可以知道內院女性主子們確實難以掌控二門之外的世界，不但諸事難以確切把握，連消息也被阻擋於二門之外；然而，卻也因二門屬於兩個空間的中介，使消息仍有相互流通的可能。

³²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030。

³³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054-1055。

（三） 庇護功能的破壞

二門是一嚴格的防範界線，男性、外人不得隨意踏入，包含小廝也只能在二門口職守。不過，某些特殊時候，小廝是能夠進入內院的，《紅樓夢》有兩個案例如下：

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的小廝叫幾個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往下抬。³⁴

鳳姐兒坐在小院子的臺階上，命那丫頭子跪了，喝命平兒：「叫兩個二門上的小廝來，拿繩子鞭子，把那眼睛裏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³⁵

小廝能夠進入二門之內，都是經過允許，並且有特殊原因，如李紈要小廝們協助搬抬高几，或是鳳姐要小廝進來懲處丫頭，這些都是特殊的工作，與勞力相關，在獲得院內奶奶們的許可後，小廝方可違背原先的禮法規矩，踏入二門之內。可注意的是，李紈和鳳姐都是已婚婦女，即使小廝能夠進入二門內也很難見到閨閣小姐，如興兒與尤二姐所說：

尤二姐笑道：「你們大家規矩，雖然你們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小姐們，原該遠遠藏開。」興兒搖手道：「不是，不是。那正經大禮，自然遠遠的藏開，自不必說。……」³⁶

小廝們進入內院，能直接接觸的只有已婚婦女，見到小姐們則需躲開才是大家禮數。二門雖有讓小廝進入內院的例外，卻仍嚴守著男女之防。因為一旦在二門發生的違反禮法之事，便會是對秩序的嚴重破壞：

如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爺年邁昏憤，貪多嚼不爛，沒的留下這些人作什麼，因此除了幾個知禮有恥的，餘者或有與二門上小公兒們嘲戲的。甚至於與賈璉眉來眼去，私相偷期的，只懼賈赦之威，未曾到手。

³⁷

³⁴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611-612。

³⁵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677。

³⁶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033。

³⁷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079-1080。

秋桐等女性，被強留在年老的賈赦身邊。賈赦雖有道德上的瑕疵，但這些年輕女性理應遵守禮法，嚴守男女大防，然而，如秋桐之輩卻自二門接觸門外的小么兒們等男性，嚴重的破壞禮法。除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言語上嘲戲之外，還有物品私相授受的可能，在第七十四回中爆發繡春囊事件，氣急敗壞的王夫人首先找到鳳姐嚴厲詢問繡春囊是否為熙鳳所有之物，熙鳳於是慌忙辯白：

（鳳姐）也含淚訴道：「……五則園內丫頭太多，保得住個個都是正經的不成？也有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或者一時半刻人查問不到，偷著出去，或借著因由，同二門上小么兒們打牙犯嘴，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如今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

38

在王夫人審問王熙鳳時，鳳姐指出繡春囊可能出現在大觀園內的原因——園內人口眾多，一些知了人事的丫頭，可能像賈赦屋中的年輕女性，與二門上的小么兒嬉鬧，或是存有男女私情，而將繡春囊帶入園中。大觀園出現繡春囊，是賈府中一件重大的污名事件，七十三回，邢夫人接到傻大姐所拾的繡春囊，「嚇得連忙死緊攥住」，而在七十四回，王夫人在得知消息後，聽信僕婦王善保家的之言，雷厲風行地抄檢大觀園。如脂批所說的：

榮富（府）堂堂詩禮之家，且大觀官園又何等嚴肅清幽之地。金閨玉閣上有此等穢妙，天下淺閑浦募之家寧不慎乎。雖然，但此等偏出大官（家）世族之中者。蓋因其房寶香宵，嬖婢混殺（雜），烏（烏）保其個個守禮特（持）即（節）哉。此正為大官（家）世族而告戒。³⁹

大觀園這樣居住著閨閣兒女的清淨之所，斷不能出現如繡春囊這樣的物品。而大家世族之所以會出現如此之物，與家中人口混雜緊密相關，若其中有不謹守禮法之人，那麼就會輕易破壞二門的設防。二門雖然嚴謹的守護禮法秩序與界線，為居於內部的兒女們提供強而有力的保護，在這裡，卻也能看出二門的脆弱，稍有不慎，便會發生極端危險的禍事。

二門所區隔的兩個空間，意味著男女大防，因此二門內外空間的分隔，是不能有模糊地帶，也不能有任何的通融、彈性，這是大戶人家所重視的規矩。賈府中便可處處見到這樣的規矩，如第二十九回賈母帶領府中上下至清虛觀打

³⁸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155。

³⁹ 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市：聯經，1986 年），頁 690。

醮，賈珍就嚴厲的吩咐林之孝：「把小么兒們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角門上，伺候著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小姐、奶奶們都出來了，一個閑人也不許到這裏來！」⁴⁰如此，才是真正的大家規矩。

然而，當二門嚴格區分的空間遭到破壞，混亂、逾越、失序的事件在此發生，那麼，二門之內空間的神聖與純淨，將遭受外界的汙染。二門失去了防止外界入侵的功能，致使內外空間的界線動搖，而最為鮮明的象徵，就是屬於外在、男性世界中的物品繡春囊被帶入內在的、女性的世界，也就意味著二門已經失去它最重要的庇護功能。

三、後門——內外尊卑的流通

後門相對於前門、正門，有其特殊的、迥然不同的意義。段義孚分析空間的前後概念時，指出前方是明亮清晰的，後方是黑暗的；前方象徵尊嚴，後方則是卑微的。⁴¹「中產階級的住宅則典型地有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前門裝飾以表示對來訪朋友的歡迎和留下好印象，而不起眼的後門則留給送貨人和兒童使用。」⁴²不僅是現代的住宅如此，《紅樓夢》賈府的後門擁有相似的特質，在後門所發生的事件，往往都是欲掩人耳目者，或不宜登大雅之堂的，比起上層貴族，後門更貼近於下人、庶民的生活世界。

觀察《紅樓夢》中幾次提到後門，其中曾明確提及到的，有賈府的後門、大觀園的後門，以及怡紅院通往後院的後門。賈府後門首次出現是在劉姥姥一進榮國府時，對於賈府後門外的街景，有相當仔細的描述：

只見門前歇著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玩耍物件的，鬧哄哄三二十個小孩子在那裏廝鬧。劉姥姥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裏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個周奶奶，不知是哪一個行當上的？」劉姥姥道：「是太太的陪房周瑞。」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我來。」說著，跳躑躑的引著劉姥姥進了後門，至一院牆邊，指與劉姥姥道：「這就是他家。」⁴³

⁴⁰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456。

⁴¹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8年3月），頁 37。

⁴²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頁 38。

⁴³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12-113。

賈府後門外乃是熱鬧的後街，而後門內可能接近下人群房，周瑞一家便住在此處，⁴⁴賈府的下人群房並不只一處，除了靠近後門一帶之外，榮府東邊原先也有下人群房，在大觀園興建之後遭到拆除。⁴⁵大觀園在寶玉等公子小姐入住之前，賈府已分配下人入住其中，如小紅便是分配至怡紅院。⁴⁶依據《紅樓夢》文本線索，很難得知下人群房的確切位置，不過，依然可以歸類出，下人群房都位在屋宅的邊緣，而主人的位置則在屋宅深處和中心。因此宅院之中，中央為主人居所，是為尊位，邊緣則為身分卑微的下人所居。⁴⁷

關於大觀園後門的位置與環境，從第六十回的文本線索，可知門內是大觀園的廚房，門外則可通往下人群房：

蟬姐兒聽了……說著，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廚房內此刻手閑之時，都坐在階砌上說閑話呢，她老娘亦在內。蟬兒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⁴⁸

(柳氏)直到外邊他哥哥家中……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回來。剛到了角門前，只見一個小公兒笑道……正說著，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們，快傳你柳孀子去罷，再不來可就誤了！」柳家的聽了，不顧和小廝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廚房……

49

柳氏所走的靠近廚房的角門，應當就是大觀園後門的角門，平時人們從後門進出，亦皆走角門。⁵⁰大觀園內的廚房，是王夫人提議建立、王熙鳳促成，在賈

⁴⁴ 在前門替劉姥姥指路的老年人便說：「那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著，他娘子卻在家。你要找時，從這邊繞到後街，上後門上去問就是了。」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12。

⁴⁵ 參考《紅樓夢》第六回：「先令匠人拆寧府會芳園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盡已拆去。」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246。

⁴⁶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385。

⁴⁷ 按賈府本身的規格即為一擴建的四合院，規模雖大，但仍舊按照四合院的規制建設。一般北京四合院下人房的分配，樓慶西的歸納如下：「內院的正房為一家的主人居室，兩邊廂房供兒孫輩居住，前院倒座為客房和男僕人住房，後罩房為女僕住房及廚房、貯存雜物間。」孫全文、王銘鴻《中國建築空間與形式之符號意義》則歸納合院式住宅，指出最後一進是最尊貴的空間，而「在橫向發展，靠主軸兩側的廂房（護龍）與主軸形成內院，是主人及血緣較近的家人居住及活動的地方，再往外的護龍則作為雜屋或僕人的住所。」賈府的下人群房男女之分配，並未完全如樓慶西或孫全文、王銘鴻所描述，但仍可看出下人群房往往會設於屋宅的邊緣。參考樓慶西：《中國古建築二十講》，頁 197、孫全文、王銘鴻《中國建築空間與形式之符號意義》（臺北市：明文書局，1987年7月），頁 58。

⁴⁸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933。

⁴⁹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937-942。

⁵⁰ 寶玉前去下人群房，探望被逐出大觀園的晴雯時，走的正是大觀園的後角門。「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便獨自出了後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瞧瞧。」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218。

母的同意下所設。此處是「後園門裏頭的五間大房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夜的，挑兩個廚子女人在那裏，單給她姊妹們弄飯」，⁵¹與賈府原先的廚房有別，專管大觀園內姊妹們的飲食。而從大觀園後門出來，除了能夠往下人房，也可能能夠往賈府後門。⁵²

最後討論怡紅院後門。各房各院都有各自的後門，例如第三回王夫人領著黛玉到賈母房中吃飯，便因順路而從賈母後院、後房門進入；⁵³瀟湘館的後門是一小門，向內是裏間房內，向外是後院。⁵⁴各院雖皆有後房門，不過最常提及的還是怡紅院的後門。如小紅、劉姥姥、麝月、胡庸醫等人也都走過怡紅院後門。

賈府的後門區分府內、府外，分別是通往下人房以及後街；大觀園後門則區分出大觀園內、園外，通往園內廚房以及下人群房、賈府後門等處；怡紅院後門則區分出屋內與屋外。三座後門的內外區分，皆以內為尊，尤其是怡紅院屋內，乃是賈府最受重視的寵兒賈寶玉起居之所，更是最接近權力的核心。然而，作為內外溝通的媒介，後門有更多的彈性，在嚴格的禮法中開出一道空隙，讓人情得以有宣洩與流通的空間，卻也可能反過來動搖禮法。

（一） 走「後門」——小人物的晉升

相較於大門的正大光明，後門屬性是卑下、陰暗、上不了臺面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後門的縫隙能夠容忍不合禮法之事，允許灰色地帶的存在。如前所述，下人的生活往往與後門更為息息相關，而在《紅樓夢》中的不少小人物，也藉由後門的寬容性質，進而取得生存或晉升的機會。

首先，第一位藉由後門來接近賈府的是劉姥姥。劉姥姥一進榮國府時，透過她所見到後府的情景，與前門由「挺胸疊肚指手畫腳的人」所環繞的景象相差極大。賈府後門一帶充滿庶民氣息，彰顯後門的特徵——後門更能夠容許在禮法之外的人情，鬆動嚴格的禮法以在其中產生縫隙，也才能容許劉姥姥透過微薄的人脈關係，進入賈府，獲得賈家的援助。

以劉姥姥卑微的身分而言，無論如何都難以堂堂正正自大門進入，唯有自後門而入，靠著賈府僕人的引薦才可能見到賈府的掌權者。如周汝昌所言，「再來看劉姥姥之來，欲入榮府，那前面大門是不讓她進的，她走的是名副其

⁵¹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796。

⁵² 如前述第六十回的引文，蟬姐兒吩咐婆子出門買糕，賈府內不可能有人買賣，而後街又有許多生意擔子，因此婆子應是走出大觀園後門，再出賈府後門至後街買糕。並且，賈府後門附近有下人群房，那麼柳氏出大觀園後門、至賈府之內的哥哥家，也就相當合理。

⁵³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51。

⁵⁴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256。

實的走『後門』。」⁵⁵儘管如此，這位老人家卻並未因此遭人厭惡，她甚至從「走後門」一事中，展現她的智慧與熟習人情世故。在向周瑞家的隱晦的提出「打抽豐」的請求時，劉姥姥的態度不卑不亢，又懂得順著周瑞家的想要賣弄體面的心思，因而克服困難獲得賈府的援助。⁵⁶

除了劉姥姥，賈芸是另一個可參考的案例。他是賈家的遠房親戚，住在賈府外附近。⁵⁷為了生活，他設法討好王熙鳳，獲得了大觀園種花的職務。除了鳳姐，賈芸也巧遇寶玉並認寶玉為父，賈芸至大觀園後門來向寶玉請安時，便是至大觀園後門等待：

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裏拿著一個字帖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口等著呢，叫我送來的。」⁵⁸

賈芸來大觀園向寶玉請安為何走大觀園後門，有幾個可能：第一，賈芸的身分較卑微，故而只敢以後門作為聯絡的媒介；第二，大觀園的前門在榮府內院，身為男性不得擅入，只能來至大觀園後門。不論何者，從賈芸的案例都能看出，後門確實是禮法限制的突破口，足以讓身分較低微之人，有機會與府中身分較尊者接觸。

最後是怡紅院的小紅，她是林之孝的女兒，因緣際會的成為怡紅院的丫頭，然而，以她的身分不能夠進入怡紅院屋內，寶玉甚至不認得她，如小紅所說：「從來我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眼見的事一點兒不作，那裏認得呢。」⁵⁹各院落的丫環婆子們何其之多，卻只有大丫環們才可以進入屋內服侍主子，能做要茶要水遞東遞西的「巧宗兒」，由於這些事都在主子眼下，能夠接近主子，也就有機會獲得更大的權力。怡紅院是賈府最重要的寵兒賈寶玉的居所，自然就是賈府重要的核心空間之一，小紅心懷向上攀高的願望，也就希望能夠進入怡紅院的核心空間，即寶玉的屋內。

⁵⁵ 周汝昌：《紅樓小講》（香港：中華書局，2002年5月），頁89。

⁵⁶ 郭玉雯：「求人不能過於直接，易惹人厭惡與反感，但又不能太隱晦，模糊了造訪的目的。『治當』不正是一種生活的智慧？試看劉姥姥與周瑞家的閒談，既不顯卑怯之情，也不露窮酸之氣，絕非易事。」參考郭玉雯：《紅樓夢人物研究》（臺北市：里仁，1998年9月），頁389。

⁵⁷ 第二十四回賈璉說賈芸「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按里仁版的注釋，後廊是指賈府附近的某一處所在。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374、386-387。

⁵⁸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558。

⁵⁹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384。

小紅是頗具有心機眼力的女孩子，她初次在怡紅院登場，便是悄悄從怡紅院後門進入寶玉房內，以近乎偷襲的方式接近寶玉，得以在主子面前露臉。她在一次大丫環們不在屋內時，從後門進入怡紅院，接近寶玉：

寶玉見沒丫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讓我們倒。」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早接了碗過去。寶玉倒唬了一跳，問：「你在那裏的？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回說：「我在後院子裏，才從裏間的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腳步響？」⁶⁰

如宋淇所說，小紅雖有心向上高攀，然而她「……非怡紅嫡系，不能循正途謀出身，只好走後門了。」⁶¹事實上，寶玉對小紅印象深刻，在這一次見過面後，「也就留了心。若要直接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⁶²若非寶玉身邊的大丫環們各個伶牙俐齒、手腕高明，小紅是有機會透過這次機會向上攀高，成為屋內的大丫頭之一。從小紅的案例可以看到，名位與身分不正者，不能夠正大光明的自前門進出，但另一方面，後門因能夠容許人情與失序，創造了在正當管道之外、下人晉升的機會。有趣的是，賈芸與小紅皆有向上高攀的願望，都透過走後門接近權力的核心者，分別受到寶玉和鳳姐的青睞，而這兩人之間也產生了情愫，可說是同道相吸。

劉姥姥自府外進入賈府內，賈芸自大觀園後門外進入園內，小紅則企圖能夠進入怡紅院屋內，這三位小人物雖身處於空間的外側，為了生存或晉升，皆試圖朝空間的內部靠近，然而礙於身分，三人也都只能夠選擇後門為管道。後門所具備的寬容性質，為小人物們開啟了另外的機會，而除了小人物以外，後門的寬容性質，也成為寶玉宣洩私人情感的通道。

（二） 後門縫隙的人情流通

《紅樓夢》前八十回中，寶玉三次出賈府後門或大觀園後門，一次是探望回家的襲人，一次則是為弔祭金釧，一次則是為探望病重的晴雯。第十九回賈珍在寧府請人唱戲，寶玉因為覺得無趣而和茗煙私自離開賈府探望襲人：

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咱們竟找你花大姐姐去，瞧她在家作什麼

⁶⁰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384。

⁶¹ 宋淇：《紅樓夢織要——宋淇紅學論集》（北京：中國書店，2000 年 12 月），頁 168-169。

⁶²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389。

呢。」茗煙笑道：「好，好！倒忘了她家。」又道：「若他們知道了，說我引著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煙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⁶³

另一次弔祭金釧，在第四十三回，鳳姐生日當天，寶玉也是與茗煙一同出門，走的是大觀園後角門：

原來寶玉心裏有件私事，於頭一日就吩咐茗煙：「明日一早要出門，備下兩匹馬，在後門口等著，不要別一個跟著。說給李貴，我往北府裏去了。……今兒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園後門等著。天亮了，只見寶玉遍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不發，跨上馬，一彎腰，順著街就顛下去了。茗煙也只得跨馬加鞭趕上，在後面忙問：「往那裏去？」寶玉道：「這條路是往那裏去的？」茗煙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沒有可玩的。」寶玉聽說，點頭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才好。」說著，索性加了兩鞭，那馬早已轉了兩個彎子，出了城門。⁶⁴

以上兩個例子都是寶玉私自離開賈府，至於另一次則是晴雯遭攆之後，寶玉拜託一個老婆子帶他去晴雯家探望，為了掩人耳目，他是獨自一人走出大觀園的後角門：

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便獨自得便，出了後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瞧瞧。……若問他夫妻姓甚名誰，便是上回賈璉所接見的多渾蟲、燈姑娘兒的便是了。目今晴雯只有這一門親戚，所以出來就在他家。⁶⁵

這三件事，都是不合禮法的。脂硯齋評寶玉私自出門到花家一事：「非茗煙適有罪所協，萬不敢如此私引出外。別家子弟尚不敢私出，況寶玉哉，況茗煙哉。」⁶⁶可見不僅賈府，其他人家子弟也是不敢擅自外出。至於到下人房探望晴雯，同樣不合乎規矩，如晴雯嫂子所質疑「一個主子，跑到下人房裏作什麼？」⁶⁷然而，三件事都是出自於寶玉之至情。弔祭金釧那日正是熙鳳生

⁶³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299。

⁶⁴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667。

⁶⁵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218。

⁶⁶ 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356。

⁶⁷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220。

日，舉家歡樂的時候，寶玉卻心繫亡故之人，在同一回目中形成強烈的冷熱對照，脂硯齋四十三回末總評便說：「寫辦事不獨熙鳳，寫多情不漏亡人。情之所鍾，必讓若輩，此所謂『情情』者也。」⁶⁸寶玉正是情情者，是正邪兩賦的情癡情種，當禮法規矩限制情的抒發時，後門便為寶玉開闢一條道路，通往個人情感的抒發。後門建立起空間的縫隙，得以讓寶玉鬆綁禮法的制約，而在這裡有了失序的、人之情感的事件發生。

寶玉違反禮法，藉由後門所創造的空隙而行踰矩之事，然而他終究是一情癡情種，而非流於邪淫。因此，寶玉違反規矩的「走後門」行為，事實上都非大奸大惡、不可饒恕之罪。包含在第五十一回晴雯生病，寶玉便主張悄悄請大夫進怡紅院看病，以免驚動王夫人、讓晴雯回家養病：

至次日起來，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懶怠動彈。寶玉道：「快不要聲張！太太知道，又叫你搬了家去養息。家裡縱好，到底冷些，不如在這裏。你就在裏間屋裏躺著，我叫人請了大夫，悄悄的從後門來瞧瞧就是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之後。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嫗帶了一個大夫進來。這裏的丫鬟都迴避了。⁶⁹

私下請大夫診療丫環不符合大家規矩，但這件事終究還是屬於可容忍範圍之內，大觀園的管理者李紈可能也是知情者。再仔細看胡庸醫進怡紅院、大觀園時，丫環一概迴避，「彼時，李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鬟迴避，那大夫只見了園中的景致，並不曾見一女子。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⁷⁰如脂硯齋回前總批所言，「如園中不見一女子句，儼然大家規模」。⁷¹寶玉所有的踰矩行為，都在可容忍之內，然而真正要緊的關鍵如男女大防，寶玉仍嚴格遵守，絕不會跨出禮法的底線。

（三） 情慾的入侵

相對於寶玉在私人情感宣洩之際、仍把握住禮法的底線，賈瑞、尤二姐自後門進入賈府或大觀園時，他們的所做所為卻已經嚴重違反了禮法規矩，逾越了後門所能容許的範圍。

⁶⁸ 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617。

⁶⁹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793。

⁷⁰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794。

⁷¹ 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642。

在第十二回中賈瑞貪戀鳳姐的美貌，起了非分之心，因而遭鳳姐的算計，在夜間入賈府，卻被關在穿堂一整夜，最後只能倉皇自後門逃出。爾後賈瑞依然不死心，再次受到鳳姐的戲弄，於是第二次仍在夜裡自後門離去。賈瑞的行為，已大大違反了人倫禮法，與前述寶玉私自外出探望丫環等事相比，不能等同而論，如鳳姐暗中批評的，這是「禽獸」一般的心思，⁷²是見不得人之事，賈瑞也就必然只能從後門逃走。

尤二姐進入大觀園之所以違背禮法，是因賈璉在服孝期間偷娶尤二姐，乃大不孝之舉，尤二姐當然沒有正當理由進入榮國府、入住大觀園內，因此，王熙鳳領著尤二姐進入賈府時，走的都是後門：

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著，抬到東廂房去。於是催著尤二姐穿戴了，二人攜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她：「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尤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去大門，只奔後門而來。

下了車，趕散眾人。鳳姐便帶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⁷³

不論賈瑞欲行亂倫之事，或是賈璉孝中偷娶尤二姐，都涉及到情慾，而這些情慾皆逾越了禮教能夠容忍的範圍，甚至違反清代律法。《大清律例》有〈十惡〉之條，其中「七曰不孝。謂告言……居父母喪，身自嫁娶。」，⁷⁴另外有〈刑律·犯姦〉中的「親屬相姦」條：「凡姦同宗無服之親及無服親之妻者各杖一百。」⁷⁵賈瑞覬覦嫂子鳳姐的美色，雖並未實際犯罪，然而所欲為之事違反「親屬相姦」條，賈璉偷娶尤二姐進門更是「十惡」中的不孝之罪，二者都已嚴重違反國家律令，這些行為絕不能容許於賈府大門，只能自後門出入，後門也就成為禮法與秩序的破口。

進入賈府、大觀園時已破壞原有的禮法秩序，離去之時自然也就只能自後門離去。欲行不軌之事的賈瑞兩次離開賈府皆自後門，非明媒正娶的尤二姐在六十九回吞金自殺之後，出殯之時，也差點從後門而出：

⁷²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82。

⁷³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063-1064。

⁷⁴ 《大清律例》，卷 4，頁 8 下。收入（清）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⁷⁵ 《大清律例·卷三十三》，頁 7 上。收入（清）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673-81。

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開了梨香院的門，收拾出正房來停靈。賈璉嫌後門出靈不像，便對著梨香院的正牆上，通街現開了一個大門。⁷⁶

若非賈璉堅持，在梨香院另外開了正門，否則尤二姐出殯之時，也只能由後門而離去，生前死後都只能由後門出入，那情景將會何等不堪！此外，雖然賈璉原先希望能將尤二姐當作賈家之人，送至鐵檻寺，「還放五七，做大道場才掩靈。明年往南去下葬」。⁷⁷賈母透過鳳姐的轉達得知後，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⁷⁸可見得尤二姐雖進入大觀園內居住，與賈璉也有夫妻之實，卻並未被視為賈家之人。這樣尷尬的身分，也就使得尤二姐在出入賈府之時，不能走堂堂正正的大門，而必須從不光彩的後門出入。

除了賈瑞與尤二姐，迎春的丫環司棋離開大觀園時，走的也是後門。在抄檢大觀園之時，司棋被發現收有與表弟潘又安私相授受之物，因而被遣出大觀園。在第七十七回，離開之時，她所走的正是大觀園的後角門：

於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出了院門，又命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她拿著。……周瑞家的等人……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腳，直帶著往後角門出去了。司棋無奈，又不敢再說，只得跟了出來。⁷⁹

未婚男女私情相悅之事，在講究禮法規矩的世家大族是絕不可容許之事，司棋的行為自然不為賈府所容，遭攆是如此見不得人之事，自然也就只能從後門離去。而不論是自後門出或入，不論是賈瑞、尤二姐或司棋，以上的行為皆關乎到情色事件，破壞了禮法秩序。這些事件，也都暗示著賈府敗亂的原因。

後門雖具有區隔外界、保護內部的功能，然而比之於二門的森嚴防範，後門擁有較大的彈性，因此其「通道」的功能與意義是較為鮮明的。如劉姥姥、賈芸、小紅等身分較卑微之人，雖不能堂而皇之地自正門進入賈府，卻能透過後門接近賈府的核心人物，獲得援助或晉升的機會。又如寶玉懷有特殊的稟賦，後門使他能夠自禮法之中鬆脫、獲得發展私人情感的機會。後門彈性與寬容的性質，使得內外、尊卑兩個空間有越界、互通有無的可能，原先為禮法所禁止的行為，都在後門空間獲得了寬容。然而，一旦失序的行為過分逾越禮法，進而產生失序混亂，諸如賈瑞、尤二姐與司棋之事，都將導致賈府與大觀

⁷⁶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084。

⁷⁷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084。

⁷⁸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089。

⁷⁹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212。

園邁向敗亡，如二門的庇護功能遭受破壞以後的情況一般。從後門空間產生的秩序混亂，便可注意到大觀園已逐漸走向了衰敗。

四、結語

門作為建築物中的一重要部件，界定了建築物中的空間，區隔出了內外，在傳統屋宅之中，內與外又分別象徵著女與男、尊與卑、主子與下人、我們與他者。《紅樓夢》中的二門與後門，都兼具「庇護」與「通道」的功能及意義，「庇護」是為了保護內部，防止外部力量的入侵，在禮教的概念中，則是為了維持家庭倫常與秩序。然而，在區分內外、男女、尊卑的同時，雙方仍有流通的需求，此時，門又擔負起通道的作用，如孫全文、王銘鴻觀察到的，傳統建築的二元並存原則，包含中介空間的存在，此中介空間提供了緩衝的機會，屋門便是中介空間之一。⁸⁰

值得一提的是，下人具有的複雜意義，一方面，下人擔任起中介空間中傳遞消息的角色，他們是這模糊、灰色空間的一分子，具有過渡意義；另一方面，下人雖然居住在屋宅邊緣，屬於卑位，但他們可能因工作關係，而得以由外朝內移動，靠近屋宅的中心，藉由接近主子而獲得權力。

然而，對於禮教嚴格的大族之家而言，儘管下人們能夠遊走於中介空間，也不論他們能獲得多少權力，他們仍舊必須遵守禮教規矩。其中一個明顯的情況便是男女大防的遵守——二門之內由丫頭、僕婦等女性傳遞消息，二門之外則是由小廝職守。當下人凌駕主子，男女之間失去分寸而有淫亂之行，這些嚴重違反禮法規矩的失序行為，致使門的保護作用崩毀，使得外在的混亂力量得以從門這道縫隙進入內部空間，導致內部空間的失序與毀滅。

大觀園的衰敗，正是由於門失去了庇護與保護的功能。在大觀園中，首先出現明顯逾越禮法的男女私情，是司棋與表兄的關係。史小軍、王舒欣指出：

《紅樓夢》中「門」的封閉功能對於故事情節承上啟下的轉折作用格外重要。……「鴛鴦女無意遇鴛鴦」這一窺聽情節則與前不同，明寫園外人違規入園且私相授受，這一情節的設置具有深意，是大觀園由寧靜至紛亂的轉折點，此後大觀園內的管理變得更為鬆散混亂。⁸¹

⁸⁰ 孫全文、王銘鴻《中國建築空間與形式之符號意義》，頁 22。

⁸¹ 史小軍、王舒欣〈《金瓶梅》與《紅樓夢》窺聽敘事比較論〉，《暨南學報》總第 250 期（2019 年 11 月），頁 17。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一段，是一個明顯的大觀園腐敗的起始點，然而，若仔細觀察二門與後門兩個空間中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可以注意到，大觀園萌發問題的時間，恐怕遠早於繡春囊事件與司棋的私情事件。王熙鳳懷疑丫頭們與二門上的小么兒們打牙犯嘴、夾帶私物入園，也代表在這之前，大觀園中一些丫頭，已經如賈赦屋中的部分年輕女性一般，失去了應守的禮節。而最後，在大觀園出現了致命的繡春囊，種種問題終於浮上檯面，然而頹勢也終究不可挽回。

《紅樓夢》中的後門與二門，兩者皆具備「庇護」與「通道」的雙重特質，它們作為兩個空間之間的媒介，阻隔外在的侵擾，保護了內在空間，並維持內在空間的秩序。賈府、大觀園、各房內院是宅邸的內部空間，對比府外、賈府邊緣的下人群房則屬於外在空間，二門與後門庇護的特性，維持了內部空間的神聖與秩序。二門在秩序禮教的界線，是絕不能被侵犯的，二門並沒有後門曖昧與渾沌的性質，內外空間必須嚴格的區隔開來。一旦二門庇護的功能被破壞，外界的混亂便會自二門的通道進入內部空間，也就造成內部空間的腐敗與失序。而後門在劃分空間之餘，擁有更多的彈性，能夠容忍原先被空間禁止之行為，通融人情的流動。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後門開放的彈性與容忍並非毫無節制，當後門發生的事件，出現了嚴重違背禮法，包含與亂倫、情慾、大不孝等相關之事，後門也就失去了保護作用。

隨著情節不斷進展，外部力量一步一步進入大觀園，侵擾內部的秩序，終於導致致命的事件發生，使之邁向無法挽回的頹敗。這暗示賈府落敗的原因，是外來的混亂影響了內部秩序。然而，外在力量之所以能夠混淆、破壞內部空間，則是因為後門、二門等重要空間失去保護與分界的功能，一旦門不再嚴格區分內外，此處就會形成破口，失序與混亂便會藉機入侵。如余英時在〈紅樓夢中的兩個世界〉提到：

我們在前面已指出，紅樓夢的理想世界最後是要在現實世界的各種力量的不斷衝擊下歸於幻滅的。繡春囊之出現在大觀園正是外面力量入侵的結果。但外面力量之所以能夠打進園子，又顯然有內在的因素，即由理想世界中的「情」招惹出來的。……我們曾說，曹雪芹所創造的兩個世界之間存在著一種動態關係。我們現在可以加上一句，這個動態的關係正是建築在「情既相逢必主淫」的基礎之上。⁸²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觀園中的男女成長而知慕少艾，若男女之間產生私情，動搖禮法秩序，也就自內部破壞了門的庇護功能，導致外部力量的侵入，攪動內

⁸²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收錄於《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頁 59。

部的純淨與秩序。就如探春在抄檢大觀園時所感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⁸³若內在秩序能夠堅守，門的庇護功能不曾被破壞，那麼外界的混亂是難以侵入大觀園，亦不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而賈府的落敗，恐怕亦是從內部問題開始，這才使得外界有可趁之機。早在第八回中，老僕焦大便曾醉後大罵賈府兒孫輩「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⁸⁴，此時賈府已暗藏諸多不堪之事，只是尚未爆發。綜觀賈府、大觀園一步步的走向衰敗，都是有跡可循，只是最終爆發在繡春囊事件，儘管有心人企圖力挽狂瀾，卻仍阻止不了家族的頹勢。這一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終究只能邁向衰落的結局，徒留讀者興嘆。

⁸³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161。

⁸⁴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33。

徵引書目

(一) 傳統文獻

(清)《大清律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清)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2月。

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市：聯經，1986年10月。

(二) 近人論著

史小軍、王舒欣：〈《金瓶梅》與《紅樓夢》窺聽敘事比較論〉，《暨南學報》總第250期，2019年11月，頁13-26。

宋淇：《紅樓夢織要——宋淇紅學論集》，北京：中國書店，2000年12月。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臺北市：聯經，2017年11月。

杜正勝：〈內外與八方：中國傳統居室空間的倫理觀和宇宙觀〉，收入黃應貴編《空間、力與社會》，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年12月。

周汝昌：《紅樓小講》，香港：中華書局，2002年5月。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8年3月。

孫全文、王銘鴻：《中國建築空間與形式之符號意義》，臺北市：明文書局，1987年7月。

郭玉雯：《紅樓夢人物研究》，臺北市：里仁，1998年9月。

程潔：〈賈寶玉的成年禮——以儀式的角度解讀賈寶玉兼談曹雪芹的精神世界〉，《明清小說研究》總第90期，2008年12月，頁91-105。

劉敦楨編：《中國古代建築史》，臺北：明文書局，1990年1月。

樓慶西：《中國建築的門文化》，鄭州：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7月。

_____：《中國古建築二十講》，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014年4月。

歐麗娟：〈由屋舍、方位、席次論《紅樓夢》中榮寧府宅的空間文化〉，《思與言》第48卷第1期，2010年3月，頁5-53。

_____：《紅樓一夢：賈寶玉與次金釵》，臺北市：聯經，2017年10月。

(英)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2003年。

(羅馬尼亞) 伊里亞德(Mircea Eliade)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北縣新店市：桂冠，2001年1月。

(美) 曼素恩 (Susan Mann)：《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臺北縣

新店市：左岸文化，2005 年 11 月。